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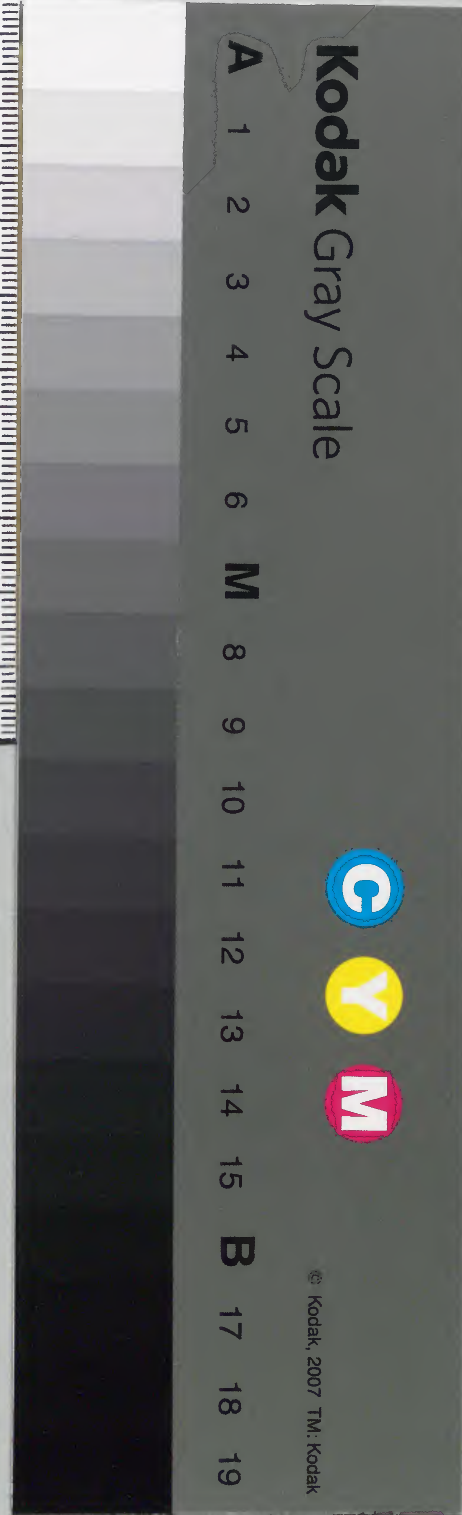
朱子文語纂編

十

			二五	漢書門
		三〇		
〇三	三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九	二五		漢
函	〇九		書
一	〇	冊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509
冊數	10 (10)	
函號	298	272



淺草文庫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十四

凡二百三十五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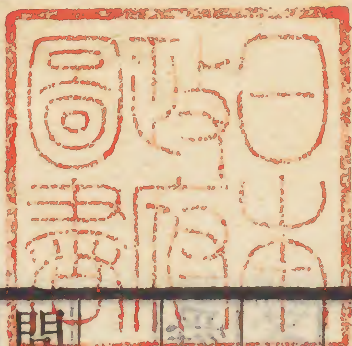
答呂伯恭曰禮運以五帝之世為大道之行三代以下為小康之世亦畧有些意思此必粗有來歷而傳者附益失其正意耳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為也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二帝三王為有二道此則有病耳

文集

問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何

處見得天命處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才生得一箇恁地底人問定是為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許多氣魄才德決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衆人亦自是歸他如三代已前聖人都是如此及至孔子方不然然雖不為帝王也閑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天下後世是亦天命也

語類下同



問堯舜禹大聖人也。允執厥中。執字似亦大段喫力。如何。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罔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

問堯舜處湯武之時。肯如湯武所爲否。曰聖德益盛。使之自服耳。然到得不服。若征伐也。免不得。亦如征有苗等事。又如黃帝大段用兵。但古人用兵與後世不同。古人只趨將退。便是羸。那曾做後世樣殺人。

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雖非後學所敢議。然細讀其書。恐亦不待聞樂而知之也。請問。曰以書觀之。湯畢竟反之工夫極細密。但以仲虺稱湯處觀之。如以禮制心以義制事等語。又自謂有慚德。覺見不是。往往自此益去。加功。如武王大故疎。其數紂之罪。辭氣暴厲。如湯便都不如此。

呂與叔云。論成德。顏子不若湯武之廣大。論學。則湯武不若顏子之細密。湯武工夫誠恐不若顏子細密。如湯聖敬日躋。猶是密切處。至武王並不見其切己事。

答徐元聘曰。文王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惡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猶日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又曰。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爲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

則非所以爲聖人矣

文集下同

答范伯崇曰來書謂聖人未嘗以得天下爲心是已。但謂可取則取。未可以取則不取。莫非順乎天理。如此則是有待而爲也。語似有病。嘗謂文王之事紂。唯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尙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己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維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說與來書云云固不多爭。但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伯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乎此耳。

答徐子融曰至德之論。論語中只有兩處。一爲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爲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爲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又有以有武未盡善之嘆。且以夷齊爲得仁耶。前此諸儒說到此處。皆爲愛惜人情。宛轉回護。不敢窮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開口說。令人胷次憤憤。自欺自誑。此病不小。

問周受命如何。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然觀周自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赴。自有不可已。又問太王翦商。左氏云。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莫是此意。曰此事難明。但太王居於夷狄之邦。強大已久。商之政令。亦未必行於周。大要天下公

器。所謂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亡。使紂無道。太王取之何害。今必言太王不取。則是武王為亂臣賊子。若文王之事。則分明是盛德過人處。孔子於泰伯亦云至德。語類下同舊嘗見橫渠詩傳中說。周至太王。辟國已甚大。其所據有之地。皆是中國與夷狄夾界。所空不耕之地。今亦不復見此書矣。意者周之興。與元魏相似。初自極北起來。漸漸強大。到得後來。中原無主。遂被他取了。

答李時可曰。三仁之心。只欲紂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為奴也。事勢既爾。微子自是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為仁人矣。文集

因論鴟鴞詩。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

之耶。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可疑者矣。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造出一件事。周公為之奈何哉。叔重因云。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

然語類下同

胡家說夷齊所為全性命之理。若他人謂其全性命之理。猶可。若謂夷齊要全性命之理。而後如此為之。此大害義理。殺身成仁。亦只是義當殺身。即是成仁。若為成仁而殺身。便只是利心。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才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

不恭。不曾說其末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如何避嫌。只要回互不說得。大率前輩之論多是如此。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分明有優劣不同。却要都回護教一般。少間便說不行。且如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分明是武王不及舜。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勝殷殺紂。分明是及文王。泰伯三以天下讓。其可謂至德也矣。分明太王有剪商之志。是太王不及泰伯。蓋天下有萬世不易之常理。又有權一時之變者。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常理也。有不得已處。卽是變也。然畢竟還那常理底是。今却要以變來壓著那常底說。少間只見說不行說不通了。若是以常人去比聖賢。則說是與不是不得。若以聖賢比聖賢。則自有是與不是。

處。須與他分箇優劣。今若隱避回互不說。亦不可。又云如可與立。可與權。蓋能可與立時固是好。然有不得已處。只得用權。蓋用權是聖人不得已處。那裏是聖人要如此。又問堯舜揖遜。雖是盛德。亦是不得已否。曰然。

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便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畧似耳。

答陳安卿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耳。文集下同

答陳安卿曰。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又有直截擔當無所推讓時節。如天生德於予。未喪斯文之類。蓋誠有不可揜者。

答陳安卿曰不居仁聖已為謙矣以學不厭誨不倦為無有又謙之謙也至於事父兄公卿其節則又謙謙之謙也蓋聖人只見義理無窮而自己有未到處是以其言每下而益見其高也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教人處孔子於鄉黨便恂恂朝廷便便便到處皆是人樣更無精粗本末何嘗有隱語類

同下

聖人於用舍甚輕沒些子緊要做用則行舍則藏如晴乾則著鞋雨下則赤脚尹氏云命不足道蓋不消言命也

伯羽問聖人之敏求固止於禮樂名數然其義理之精熟亦敏求之乎曰不然聖人於義理合下便恁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敏求則多能之事耳其義理完具禮樂等事便不學也自有一副當但力可及故亦學之若孟子於此等也有學得底也有

不曾學得底然亦自有一副當但不似聖人學來尤密耳仲思

問何以言之曰如班爵祿井田喪禮之類只是說得大概然亦

是去古遠無可考處但他大綱正制度雖有不備處亦不妨

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一日

因話又說今覺見朋友間都無大精神

夫子度量極大與堯同門弟子中如某人輩皆不點檢他如堯容

四凶在朝相似

或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為之事只恐

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溫左氏

傳見定哀時煞有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為之事聖人

有不可為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若時節變了聖

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

先子文言纂錄卷之四
曰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爲矣。但不知此等語是幾時說。據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爲也。問吾其爲東周乎。使聖人得行其志。只是就齊魯東方做起否。曰也只得就這裏做。又問其如周何。曰這般處難說。只看挨到臨時事勢如何。若使天命人心有箇響合處。也自不由聖人了。使周家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豈不賢於赧王之自獻其邑而滅亡乎。問孔子猶說着周。至孟子則都不說了。曰然。只是當時六國如此強盛。各自擡舉得箇身已如此大了。勢均力敵。如何地做。不知孟子奈何得下。奈何不下。想得也須滅一兩箇方做得。看來六國若不是秦始皇出來。從頭打疊一番。做甚合殺。問王

者雖曰不殺一不辜行一不義。事勢到不得已處。也只得如此做。曰然。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武王滅國五十。便是如此。只是也不喚做殺不辜行不義。我這裏方行仁義之師。救民於水火之中。你却抗拒不服。如何不伐得。聖人做處如此。到得後來都不如此了。如劉先王不取劉琮而取劉璋。更不成舉措。當初劉琮孱弱。爲曹操奪而取之。若乘此時。明劉琮之孱弱。將爲曹操所圖。起而取之。豈不正當。到得臨了。却淬淬地去取劉璋。全不光明了。當初孔明便是教他先取荊州。他却不從。或曰終是先王規模不大。索性或進或退。所以終做事不成。曰然。又曰唐太宗殺諸盜。如竇建德。猶自得而殺之。惟不殺王世充。後却密使人殺之。便不成舉措。蓋當初王世充立越王於東都。高祖立代王於關中。皆是叛煬帝立少王以輔之事體一般。故高祖負愧

而不敢明殺世克也。此最好笑。負些子曲了。更擡頭不起。又曰。漢高祖之起。與唐太宗之起。不同。高祖是起自匹夫。取秦所以無愧。唐却是爲隋之官。因其資而取之。所以負愧也。要之自秦漢而下。須用作兩節看。如太宗都莫看他初起一節。只取他濟世安民之志。他這意思。又却多。若要檢點他初起時事。更不通看。或曰。若以義理看太宗。更無三兩分人。曰。然。

問自孔子後。何故無聖人。曰。公且看三代而下。那件不薄。文章字畫。亦可見。只緣氣自薄。因問康節一元開物閉物之說。是否。曰。有此理。不易他窺測至此。

因論好仁惡不仁。曰。此亦以資質而言。蓋有一等人。只知好仁。更不管惡不仁事。一等人。專是惡不仁意思多。然其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則所爲必無不仁矣。然畢竟好仁者。終是較得便宜。

緣他只低著頭自去做了。惡不仁者。却露些圭角芒刃。得人嫌在。如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康節近於好仁。橫渠是惡不仁。

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

問孔顏之分。固不同。其所樂處。莫只一般否。曰。聖人都忘了身。只有箇道理。若顏子猶照管在。

聖人之樂。且粗言之。人之生。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黑窅窅地。如猫子狗兒相似。飢便求食。困便思睡。一得富貴。便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奉。一遇貧賤。則憂戚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憂者。非其所可憂也。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

欲不踰矩。莊子所謂人貌而天。蓋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又曰。聖人便是一片赤骨立底天理。顏子早是有箇物包裹了。但其皮薄。剥去容易。聖人一爲指出。這是天理。這是人欲。他便洞然都得了。

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已勞攘了。至邵康節云。真樂攻心不奈何。樂得大段顛蹙。

問周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不審先生以爲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

問程子云。周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學。固非若世俗之著於物者。但以爲孔顏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爲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

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道夫曰。觀周子之問。其爲學者甚切。曰。然。頃之復曰。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若氣虛。則必爲所動矣。

道是箇公共底道理。不成真箇有一箇物事在那裏。被我見得。只是這箇道理。萬事萬物皆是理。但是安頓不能得恰好。而今顏子便是向前見不得底。今見得。向前做不得底。今做得。所以樂不是說把這一箇物事來恁地快活。

鮮于侁言顏子以道爲樂。想侁必未識道是箇何物。且如此莽莽對。故伊川答之如此。

子善問犯而不校。恐是且點檢自家。不暇問他人。曰不是如此。是他力量大。見有犯者。如蚊蟲蝨子一般。何足與校。如汪汪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亞夫問黃叔度。是何樣底人。曰當時亦是衆人扛得如此。看來也只是篤厚深遠底人。若是有所見。亦須說出來。且如顏子。是一箇不說話底人。有箇孔子說他好。若孟子無人印證他。他自發出許多言語。豈有自孔孟之後。至東漢黃叔度時。已是五六百年。若是有所見。亦須發明出來。安得言論風旨全無聞。亞夫云。郭林宗亦主張他。曰林宗亦何足憑。且如元德秀在唐時也。非細及就文粹上看他文章。乃是說佛。

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放慢。

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

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

或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粗些。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粗看。磨稜合縫。猶未有盡處。若看諸葛亮。只看他大體正當。細看不得。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爲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今人亦有說道。知得這箇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隨私欲做將去。前所知者都自忘了。只爲是不會知。

問顏子心粗之說。恐太過否。曰顏子比之衆人。純粹比之孔子。便粗。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他細膩如此。然猶有。

這不善便是粗。伊川說未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便是過一段。說得好。邵漢臣問顏淵仲尼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自煞周全了，只此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若其他弟子未見得，只如曾子則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着。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

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若論見處，開未必如點透徹。論做處，點又不如開著實。邵堯夫見得恁地，却又只管作弄去。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會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如一座大屋，只見廳堂大槩，裏面房屋元不曾經歷。所以夷考其行，而有不掩，卒歸於狂。曾點為人高爽，日用之間，見得這天理流行之妙，故堯舜事業亦不過自此做將去。然有不同處。堯舜便是實有之，踏實做將去。曾點只是偶然綽見在，譬如一塊寶珠，堯舜便實有在懷中，曾點只看見在。然他人亦不會見得。某嘗謂曾點父子正相拘。曾子先未曾見得箇大統體，只是從事上積累做將去，後來方透。

徹曾點都未曾去做。却先曉得了。更教他如曾子恁地細密做。將去。何可比也。只緣他見得快。後不當事。所以只見得了便休。故他言志。亦不是要去做事底。只是心裏要恁地快活過日而已。又曰。學者須如曾子。逐步做將去。方穩實。

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之勇。觀弘毅之說。與臨大節不可奪。與彼以其富。我以吾仁之說。則其勇可知。若不勇。如何主張得聖道。住。如論語載曾子之言。先一章云。以能問於不能。則見曾子弘處。又言臨大節而不可奪。則見他毅處。若孟子只得他剛處。却少弘大底氣象。

子貢俊敏。子夏謹嚴。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進。

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曰也。干他

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為學之要。只是他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學者閑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閑時所說者。子路全義理。管仲全功利。

看來人全是資質。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曾顏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或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

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爲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揚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直至程子。方畧明得四五十一年。爲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云云其終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博文約禮而已。只是要人自去理會。

答何叔京曰。孟子雖多言存養。然不及其目。至論養氣。則只以義爲主。比之顏子。便覺有疎濶處。程子之言。恐不專爲所稟與氣

象。蓋所學繫於所稟。氣象又繫於所學。疎則皆疎。密則皆密。唯大而化之。然後不論此耳。下文集

答林擇之曰。近畧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幹轉。幹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吳伯豐問。橫渠言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也。顏子潛龍勿用者也。必大觀橫渠嘗曰。學者貴識時。顏子陋巷自樂。以孔子在焉。若孟子時既無人。豈可不以道自任。以此論之。則在孟子非當潛者矣。而此乃以爲不得已而用者。豈橫渠猶以孟子爲行未成者歟。答曰。孟子以時言之。固不當潛。然以學言之。則恐猶有且合向裏進步處。橫渠此言極有味也。伊川上仁宗皇帝書有此意

龜山謂孔子如知州。孟子如通判權州。也是如此。通判權州。畢竟

是別人事。須著些力去做始得。語類下同然以學言之。則恐亦且

孟子亦是作為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當時戰國之無義理耳。如五畝之

宅。樹之以桑。而下為政之實。行之既至。則視當時無道之國。豈

可但已哉。

問孟子比顏子如何。曰孟子不如顏子。顏子較細。問孟子亦有任

底意思否。曰然。孟子似伊尹。程先生說孔子為乘田。為委吏。則為委吏。為司寇。則為

司寇。無不可者。至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

能大而不能小處。惟聖人則無不遍。大小方圓。無所不可。又曰

如孟子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此亦是講學之有闕。蓋他心

量不及聖人之大。故於天下事有包括不盡處。天下道理儘無

窮。人要去做。又做不辦。極力做得一兩件。又困了。惟是聖人便

事事窮到徹底。包括淨盡。無有或遺。正淳曰。如夏商之禮。孔子

皆能言之。却是當時杞宋之國。文獻不足。不足取以證聖人之

言耳。至孟子則曰。吾未之學也而已。嘗聞其畧也而已。

問孟子好辯一節。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却不管他。蓋他

只壞得箇粗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着與之辨。時舉謂當時

人心不正。趨向不一。非孟子力起而闢之。則聖人之道無自而

明。是時真箇少。孟子不得。曰。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

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

知異端之學為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

未子文語纂編卷十四

總論聖賢及古今人物 古

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鄧子禮問孟子恁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也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會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恁地提撕警覺。尚有多少病痛。

答張欽夫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文集下同

答劉子澄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

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答鄭景望曰。示論明道程文。不必見於正集。考求前此。固多如此。然先生應舉時。已自聞道。今讀其文。所論無非正理。非如今世舉子阿世徇俗之文。乃有愧而不可傳也。况先生非欲以文顯者。而卽此程文。便可見其經綸之業。已具於此時。雖文采不艷。而卓然皆有可行之實。正學以言。未嘗有一辭之苟。其所以警悟後學。亦不爲不深矣。

答孫季和曰明道伊川論性疎密固不同然其氣象亦各有極至處明道直是渾然天成伊川直是精細平實正似文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又似馬援論漢二祖也其氣北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曰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

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

大抵前聖所說底後人只管就裏面發得精細如程子橫渠所說多有孔孟所未說底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

多詳備

語類下同

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說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又云某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見不同說南軒見處高如架屋

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會看。先生云後來須着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五十三三時作。是時遊山許多詩甚好。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者也。今之想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並與其風範氣象得之矣。

書無所不讀。事無所不能。若作強記多能觀之。誠非所以形容有道之君子。然在先生分上。正不妨書之當讀者無所不讀。欲其無不察也。事之當能者無所不能。以其無不通也。觀其平日辨異端闢邪說如此之詳。是豈不讀其書而以耳剽決之耶。至於鄙賤之事。雖瑣屑。然孰非天理之流行者。但此理既得。自然不習而無不能耳。故孔子自謂多能鄙事。但以爲學者不當自是以求之。故又曰不多也。今欲務於強記多能。固非所以爲學。然事物之間。分別太甚。則有修飭邊幅。簡忽細故之病。又非所以求盡心也。

問遺書中有十數段說佛處。似皆云形上直內與聖人同。却有一兩處云。要之其直內者亦自不是。此語見得甚分明。不知其他所載。莫是傳錄之差。曰固是。纔經李端伯呂與叔劉質夫記便

真。至游定夫便錯。可惜端伯與叔質夫早喪。使此三人者在。於程門之道必有發明。可學謂此事所係非輕。先生盍作一段文字爲辨明之。曰須待爲之。因說芮國器嘗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如何要排佛。曰只爲無二道。故著不得他佛法。只是作一無頭話相欺誑。故且恁地過。若分明說去便窮。記錄言語難。故程子謂若不得某之心。則是記得他底意思。今遺書某所以各存所記人之姓名者。蓋欲人辨識得耳。今觀上蔡所記。則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上蔡意思了。故其所說多有激揚發越之意。游氏所記。則有溫純不決之意。李端伯所記。則平正質夫所記。雖簡約。然甚明切。看得來劉質夫那人煞高。惜乎不壽。

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願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道嘗說胸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算康節數。明日問之。便已忘了。此意思恐亦是空諸所有底意。曰此出上蔡語錄中。只是錄得他自意。無這般條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須著存取。只如易繫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在他們說。便如鬼神變怪。有許多不可知底事。

橫渠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此數句是從赤心一片說出來。苟揚豈能到。

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日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邵子之學。只把元會運世四字貫盡天地萬物。

明道說康節云。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貼貼地。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爲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是術。

耳

邵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出來。須差異。李通嘗云。康節若做。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十四大夫。都是加倍法。想得是如此。想見他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爲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爲得易之體。以孟子爲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問不知真箇用時。

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此說其箇中
問程子謂康節空中樓閣。曰是四通八達。一錄云言看得四通八達莊子比康
節亦髣髴相似。然莊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了。又却
蹴踏着以爲不足爲。康節畧有規矩。然其詩云。賓朋莫怪無拘
檢。真樂攻心不奈何。不知是何物攻他心。十四八夫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
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此說其箇中
或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
必有衰。且如一朶花。含蕊時是將開。畧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
衰謝。又如看人。卽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
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類乎其順。浩然其歸。若
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

康節者末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便不待思
量。又云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
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才到二分以
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箇姤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
交接處。看得分曉。廣云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
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乾時。自有箇處乾底道理。處
姤時。自有箇處姤底道理否。曰然。

古今曆家。只是推得箇陰陽消長界分爾。如何得似康節說得那
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底幾句。向嘗以
此數語附於通書之後。欽夫見之。殊不以爲然。曰恐說得未是。
某云。如此則試別說幾句來看。廣云伊川謂自古言數者。至康
節方說到理上。曰是如此。如楊子雲亦畧見到理上。只是不似

康節精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直卿云其詩多說閑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却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思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

因論學者輕俊者不美朴厚者好因說章惇邢恕當時要學數於康節康節見得他破不肯與之明道亦識得邢語錄中可見凡先生長者惜才不肯大段說破萬一其有回意揚因問當時邵傳與章邢使其知前程事時須不至如此之甚曰不可如此說後又問云使章邢先知之他更是放手做是虎而翼者也又因說康節當時只是窮得天地盈虛消息之理因以明得此數要

之天地之理却自是當知數亦何必知之伊川謂雷自起處起何必推知其所起處惟有孟子見得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但有今日都不須問前面事但自盡明日死也不可知更二三十年在世也不可知只自修何必預知之

答汪尚書曰謝楊二先生事頃見胡明仲家所記侯師聖之言有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泚其憤悱如此此語却與羅公所記暗合恐與所謂玩物喪志者有不相害蓋世固有人聰明辨博而不敏於聞道者矣惟其所趨不謬於道而志之不舍是以卒有所聞而其所聞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光明卓越直指本原姑以語錄論語解之屬詳攷即可知矣如語解中論子路有聞一章可見其用力處也龜山却是天資粹美得之平易觀其立言亦可見

文集下同

答呂伯恭曰。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胸中曠然無一毫所能。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觀其論會點事。遂及列子御風。以爲易做。則可見也。大抵明道所謂與學者語。如扶醉人。真是如此。此亦不啻善哉。曰。仁義不足以盡道。恐未安。易只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答曰。仁義不足以盡道。游楊之意。大率多如此。蓋爲老莊之說。陷溺得深。故雖親聞二先生之言。而不能虛心反覆。著意稱停。以要其歸宿之當否。所以陽離陰合。到急衷處。則便只是以此爲主也。此爲學者深切之戒。然欲論此。更須精加考究。不可只恃曰。仁與義之言。而斷以爲必然也。近得龜山列子說一編。讀了。令人皇恐。不知何故。直到如此背馳也。

答林擇之曰。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於異學。而不自知其非耶。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生平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如此。疑若不畔於道。而窮理不精。錯繆如此。流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爲所誤。蓋非特莠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

程子門下諸公。便不及。所以和靖云。見伊川。不曾許一人。或問伊川稱謝顯道。王佐才有諸。和靖云。見伊川說謝顯道好。只是不聞王佐才之語。劉子澄編續近思錄。取程門諸公之說。某看來。

其間好處固多。但終不及程子。難於附入。

一錄云。程門諸先生親從之。程子何故看

他不透。子澄編近思續錄。某勸他不必作。蓋接續上程意思。不得。語類下同。

上蔡多說過了。龜山巧。又別是一般。巧得又不好。范諫議說得不巧。然亦好。和靖又忒不巧。然意思好。

蔡云不知伊川門人如此其眾。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會盡心存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須是喫些苦極方得。蔡云上蔡也雜佛老。曰只他見識又高。蔡云上蔡老氏

之學多。龜山佛氏之說多。游氏只雜佛。呂與叔高於諸公。曰然這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也須理會得到。蔡又因說律管。云伊川何不理會。想亦不及理會。還無人相共理會。然康節所理會。伊川亦不理會。曰便是伊川不肯理會。這般所在。

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洒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終。有所謂大者。方安為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處說得亦大了。記二先生語云。才得後。便放開。不然。只是守。此語記亦未備。得了。自然開。如何由人放開。此便是他病處。諸家語錄。自然要就所錄之人看。上蔡大率張皇不妥帖。更

如游楊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爲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
程門弟子親炙伊川。亦自多錯。蓋合下見得不盡。或後來放倒。蓋此理無形體。故易差。有百般滲漏。
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五福說壽爲先者此也。
看呂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欽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覆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先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

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矜字。曰此說是。

謝子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

上蔡家始初極有好玩。後來爲克己學。盡舍之。後來有一好視。亦把與人。

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人。

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如龜山極是簡易。衣服也只據見定。

終日坐在門限上。人犯之亦不較。其簡率皆如此。幹嘗問先生云。坐在門外。

石坐于上。今云門限。記之誤也。方錄云。龜山有時坐門限上。李先生云。某卽斷不敢。

龜山詩文說道理之類。才說得有意思。便無收殺。揚云是道理不透否。曰雖然。亦是氣質弱。然公平無病。五峰說得却緊。然却有病。程先生小年文字便好。如養魚記。顏子論之類。

問龜山言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枯於器數儀章之末。則道乃是一虛無恍惚無所準則之物。何故如此。說道字曰不可曉。此類甚多。因問如此說則似禪矣。曰固是其徒如蕭子莊李西山陳默堂皆說禪。龜山沒。西山嘗有佛經疏。追薦之。唯羅先生却是著實子細去理會。某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和靖赴樂會。聽曲子皆知之。亦歡然。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有僧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爲如何。然恐亦只如此也。

李先生云。侯希聖嘗過延平。觀其飲啜。粗疎人也。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

和靖守得謹。見得不甚透。如俗語說。他只是抱得一箇不哭底孩兒。

或曰和靖才力極短。當初做經筵。不見得。若便當難劇。想見做不去。曰只他做經筵也不奈何。說得話都不痛快。所以難。能解經而通世務者。無如胡文定。然教他做經筵。又都不肯。一向辭去。要做春秋解。不知是甚意思。蓋他有退而著書立言以垂後世底意思。無那措諸事業底心。縱使你做得了。將上去。知得人君看不看。若朝夕在左右說。豈不大有益。是合下不合有這著書垂世底意思故也。人說話也難。有說得響。感動得人者。如明道會說。所以上蔡說才到明道處。聽得他說話。意思便不同。蓋他

說得響。自是感發人。伊川便不似他。伊川說話方。終是難感動人。或曰。如與東坡們說話。固是他們不是。然終是伊川說話。有不相乳入處。曰。便是說話難。只是這一樣說話。只經一人口說。便自不同。有說得感動人者。有說得不愛聽者。近世所見會說話。說得響。令人感動者。無如陸子靜。可惜。如伯恭都不會說話。更不可曉。只通寒暄也。聽不得。自是他聲音難曉。子約尤甚。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蓋龜山當此時。雖負重名。亦無殺活手段。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謹勿擊居安之語。則誣矣。幸而此言出於孫覲。人自不信。

或問胡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己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己者。不可施於

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似仲舒較淺。仲舒比似古人。又淺。又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陸宣公之論事。却精密。第恐本原處。不如仲舒。然仲舒施之臨事。又却恐不如宣公也。

原仲說文定少時性最急。嘗怒一兵士。至親毆之。兵輒抗拒。無可如何。遂回入書室中。作小冊。盡寫經傳中文。有寬字者。於冊上以觀玩。從此後遂不性急矣。

胡致堂說道理。無人及得他。以他才氣。甚麼事做不得。只是不通檢點。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檢點我矣。

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

先子文請集卷十四
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抵牾處。又嘗解論語舉直錯諸枉章云：是時哀公威權已去，不知何以爲舉錯。但能以是權付之孔子斯可矣。
游楊之後，多爲秦相所屈。胡文定剛勁，諸子皆然。和仲不屈於秦，仁仲直却其招不往。
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他資質好。在太學中，也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嘗得潁昌一士人，忘其姓名。問學多得此人警發。後爲荆門教授，龜山與之爲代。因此識龜山。因龜山方識游謝，不及識伊川，自荆門入爲國子博士。出來便爲湖北提舉。是時上蔡宰本路一邑，文定却從龜山求書見上蔡。旣到湖北，遂遣人送書與上蔡。上蔡旣受書，文定

乃往見之。入境，人皆訝知縣不接監司論理。上蔡旣受他書，也是難爲出來接他。旣入縣，遂先修後進禮見之。畢竟文定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爲多。他所以尊上蔡而不甚滿於游楊二公，看來游定夫後來也是郎當。誠有不滿人意處。頃嘗見定夫集極說得醜差。盡背其師說，更說伊川之學不如他之所得。所以五峰臨終，謂彪德美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字。游定夫所以卒爲程門之罪人者，以其不仁不敬故也。誠如其言。
五峰疾病，彪德美問之。且求教焉。五峰曰：游定夫先生所以得罪於程氏之門者，以其不仁不敬而已。先生云：言其習不著，行不察，悠悠地，至於無所得而歸釋氏也。其子德華謂汪聖錫云：定夫於程氏無所得，後見某長老，乃有得也。此與呂居仁雜記語同。大率其資質本好者，却不用力，所以悠悠。如上蔡文定氣質

本駁偏所以用力尤多

弘而不毅如近世龜山之學者其流與世之常人無以異毅而不弘如胡氏門人都恁地撐腸拄肚少間都沒頓著處

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不答方賓王曰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時所聞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

文集

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畧無墮墮之氣

語類

同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會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為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睥面盎背自然不可及行夫問李先生謂常存此心勿為事物所勝先生答之云云頃之復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為事物所勝者古人云

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如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他若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為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常聞先生後生時極豪邁一飲必數十盃醉則好馳馬一驟三二十里不回後來却收拾得恁地純粹所以難及

李延平不著書不作文頽然若一田夫野老然又太和順了羅仲素衣服之類亦日有定程如黃昏如何服睡復易然太執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

劉晏見錢流地上。想是他計較得熟了如此。某而今看聖人說話。見聖人之心。成片價從面前過。

某尋常莫說前輩。只是長上及朋友稍稍說道理底。某便不敢說。他說得不是。且將他說去研究。及自家曉得。却見得他底不是。某尋常最居人後。又曰尋常某最得此力。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官莆田。接墪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

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

三十年前長進。三十年後長進得不多。

先生多有不可爲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可爲。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漢卿又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死却。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嘆。以爲只如此。不覺老了。還當以前是就道理說。今就勲業上說。先生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又云於上面但覺透

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先生患氣痛脚弱泄瀉。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甚病。纔見光。亦便要起。尋思文字。纔稍晚。便覺似宴安鳩毒。便似箇懶。

情底人。心裏便不安。須是早起了。却覺得心下鬆爽。先生每得未見書。必窮日夜讀之。嘗云。向時得徽宗實錄。連夜看。看得眼睛都疼。平日得韓南澗集。一夜與文蔚同看。倦時。令文蔚讀聽。至五更盡卷。曰。一生做詩。只有許多。先生庚戌四月。至臨漳。淳罷省試。歸至冬至。始克拜席下。明年。先生以喪嫡子。丐祠甚堅。當路者又以經界一奏。先生持之力。雖已報行。而終以不便。已爲病。幸其有是請也。卽爲允之。四月。至管鴻慶宮。加秘閣修撰。二十九日。遂行。淳送至同安縣東之沈井鋪而別。實五月二日也。先生在臨漳。首尾僅及一期。以南陬僻陋之俗。驟承道德正大之化。始雖有欣然慕而亦有愕然疑。譁然毀者。越半年後。人心方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豪猾

歛蹤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爲傳經禮塔朝岳之會者。在在皆爲之屏息。平時附鬼爲妖。迎遊於街衢而掠抄於閭巷。亦皆相視歛戢。不敢輒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遁。改復生業。至是及期。正爾安習先生之化。而先生行矣。是豈不爲恨哉。

過甲寅年。見先生。聞朋輩說。昨歲虜人問使人云。南朝朱先生出處如何。對以本朝見擢用。旣歸。卽白堂。所以得帥長沙之命。直卿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人。便須著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楊氏爲我方得。某却不曾去學得。這般學。

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

記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
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并詩。并杜子美數
詩而已。

先生於父母墳墓所托之鄉人。必加禮。或曰敵己以上拜之。

先生每日早起。子弟在書院。皆先著衫。到影堂前擊板。俟先生出。
既啟門。先生升堂。率子弟以次列拜。炷香。又拜而退。子弟一人
詣土地之祠。炷香而拜。隨侍登閣拜先聖像。方坐書院受早揖。
飲湯少坐。或有請問而去。月朔。影堂薦酒果。望日則薦茶。有時
物薦新而後食。

先生早晨拈香。春夏則深衣。冬則戴漆紗帽。衣則以布爲之。潤袖
皂祿。裳則用白紗。如濂溪畫像之服。或有見任官及他官相見。
易窄衫而出。

先生嘗立北橋。忽市井游手數人。悍然突過。先生斂衽橋側避之。
每閑行道間。左右者或辟人。先生卽厲聲止之。曰。你管他作甚。
先生每徒行拜謁。步速而意專。不左右顧。及無事。領諸生遊賞。
則徘徊顧瞻。緩步微吟。先生有疾。及諸生省問。必正冠坐。揖。各
盡其情。畧無倦接之意。諸生有未及壯年者。待之亦周詳。先生
病少愈。既出寢堂。客至必見。見必降階肅之。去必送至階下。諸
生夜聽講。退則不送。或在坐有外客。則自降階送之。先生於客
退。必立視其車行。不復顧。然後退而解衣。及應酬他事。或客方
登車。猶相面。或以他事稟者。不領之。或前客纔登車。而尙留之。
客輒有所稟議。亦令少待。先生對客語。及本路監司守將。必稱
其官。

管仲相威公以伐楚。只去問他包茅昭王不返二事。便見他得如

此休據楚當時憑陵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才說著此事。楚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及些小不供貢事去問。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稍退聽。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之故。才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

大凡自正心誠意以及乎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稟去做。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使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尙未可知。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出其下。曰桓公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一作疎淺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內政。盡從脚底做出。所以獨盛於

諸侯。漢高從初起。至入秦。只是擄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大不甚殺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又曰漢唐與齊晉之時不同。漢唐甚倉猝。春秋之辭命。猶是說道理。及戰國之談說。只是說利害。說到利害的當處。便轉。

問孔子所稱管仲奪伯氏邑。沒齒無怨言。此最難。恐不但是威力做得。曰固是。雖然亦只是霸者事。問武侯於廖立。李平是如何。曰看武侯事迹。儘有駁雜去處。然事雖未純。却是王者之心。管仲連那心都不好。程先生稱武侯有王佐之才。亦即其心而言。之事迹間有不純也。

管子文選卷之四
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戰國。以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一旦出來。平定天下。至文景時。幾致刑措。自東漢以下。更六朝五胡。以至於隋。雖曰統一。然煬帝繼之。殘虐尤甚。太宗一旦掃除。以致正觀之治。此二君者。豈非是仁者之功耶。若以其心言之。本自做不得這箇功業。然謂之非仁者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猶是也。

問聖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硬以爲卑。如何。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低。因云若仲輔其君。使佐周室。以令天下。俾諸侯朝聘貢賦。皆歸於王室。而盡正名分。致周之命令。復行於天下。已乃退就藩臣之列。如此。乃是今仲糾合諸侯。雖也是尊王室。然朝聘貢賦。皆是歸己。而命令皆由己出。

我要如此便如此。初不稟命於天子。不過只是要自成霸業而已。便是不是。

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功。過自還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爲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本朝趙韓王。若論他自身。煞有不是處。只輔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鎮之權。立國家二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

楚地最廣。今之襄漢皆是。儘是強大。齊晉若不更伯。楚必吞周。而有天下。緣他極強大。所以齊威晉文責之。皆是沒緊要底事。威公豈不欲將僭王猾夏之事責之。但恐無收殺。故只得如此。至如晉文城濮之戰。依舊委曲還他許多禮數。亦如威公之意。然

此處亦足以見先王不忍戕民之意未泯也。設使威文所以責之不少假借。他定不肯服。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到得戰國。斬首動是數萬。無復先王之意矣。

越棲會稽。本在平江。楚破越。其種散。故後號爲百越。此間處處有之。山上多有小小城郭故壘。皆是諸越舊都邑也。春秋末。楚地最廣。蓋自初間并吞諸蠻而有其地。如淮南之舒宿毫之蓼。皆是初間若不得齊威管仲。看他氣勢定是吞周室。以此觀之。孔子稱管仲之功。豈溢美哉。吳之所以得破楚。也是楚平以後。日就衰削。又恰限使得伍子胥如此。先又有申公巫臣往吳教之射御戰陣。這兩人所以不向齊晉那邊去。也是見得齊晉都破壞了。兼那時如闔閭夫差勾踐幾人。皆是蠻夷中之豪傑。今浙間是南越。地平廣。閩廣是東越。地狹多阻。南豐送李柳州。誤謂

柳爲南越

楊至之問晉悼公曰。甚次第。他才大段高。觀當初人去周迎他時。只十四歲。他說幾句話便乖。便有操有縱。才歸晉。做得便別。當時厲公恁地弄得狼當。被人攬掇。胡亂殺了。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別。赫然爲之一新。又問勝威文否。曰。儘勝。但威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現成基址。某嘗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及才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地。

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爲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曰。這是他們愛去立說後。都不去攷教子細。這只是那田單會守後。不奈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

之師。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了湣王。則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來分他底。連忙發遣了他。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更是那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那二城。樂毅不是不要取他。也煞費氣力。被他善守後。不奈他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又何嘗是王者之師。他當時也恣意去鹵掠。正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不過如此舉措。他當時那鼎也去扛得來。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但取不得。及騎劫用。則是大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箇小術。數子便乘勢殺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人。如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恁地守。便不奈他何。

或問高祖爲義帝發喪是詐。後來如何却成事。曰。只緣當時人和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不能假故也。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或問太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是以一敗而竟斃。曰。不特此耳。自韓信左取燕齊趙魏。右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馬周殷。而羽漸困於中。而手足日剪。則不待垓下之敗。而其天勢蓋已不勝漢矣。

高祖斬丁公。赦季布。非誠心欲伸大義。特私意耳。季布所以生。蓋欲示天下功臣。是時功臣多。故不敢殺季布。既是明大義。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誅之。

問狂狷集注云。善人胡爲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循循自守。據見定。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爲。而爲

之。知不善之不可爲而不爲。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爲之資。裁而歸之中道。一錄云。末年無奈何方思得此等人。可見道之窮矣。且如孔門。只一箇顏子如此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若不是剛介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漢文帝謂之善人。武帝却有狂氣象。陸子靜省試策。世謂文帝過武帝。愚謂武帝勝文帝。其論雖偏。容有此理。文帝天資雖美。然止此而已。一錄云。若責之以行聖人之道。則必不能。蓋他自安於此。觀其言曰。卑之無甚高論。今可行也。武帝多有病痛。然天資高。足以有爲。使合下得真儒輔佐他。豈不大可觀。惜乎輔非其人。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末年天下虛耗。其去亡秦無幾。然他自追悔。亦其天資高也。如與衛青言。若後世又爲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太子厚重好靜。

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見得他知過處。胡氏謂武帝能以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大夫。豈不善乎。一編中來。又問廣。問子房孔明人品。曰。子房全是黃老。皆自黃石一編中來。又問一編非今之三畧乎。曰。又有黃石公素書。然大率是這樣說話。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奇偉。曰。此又忒煞不黃老。爲君報仇。此是他資質好處。後來事業。則都是黃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意。來緣飾遮蓋。則其從衡詭譎。殆與陳平輩一律耳。孔明學術亦甚雜。廣云。他雖嘗學申韓。却覺意思頗正大。曰。唐子西嘗說子房與孔明皆是好人才。但其所學。一則從黃老中來。一則從申韓中來。又問崔浩如何。曰。也是箇博洽底人。他雖自比子房。然却學得子房歎了。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真箇要做。

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脚。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粗。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誥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

義理。所以燦然可爲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揚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某嘗說自孔孟沒後。諸儒不子細讀得聖人之書。曉得聖人之旨。只是自說他一副當道理。說得却也好看。只是非聖人之意。硬將聖人經旨說從他道理上來。孟子說以意逆志者。以自家之意。逆聖人之志。如人去路頭迎接那人相似。或今日接著不定。明日接著不定。或那人來也不定。不來也不定。或更遲數日來也不定。如此方謂之以意逆志。今人讀書却不去等候迎接那人。只認硬趕捉那人來。更不由他情願。又教他莫要做聲。待我與你說道理。聖賢已

死。他看你如何說。他又不會出來與你爭。只是非聖賢之意。他本要自說他一樣道理。又恐不見信於人。偶然窺見聖人說處。與己意合。便從頭如此解將去。更不子細虛心看聖人所說是如何。正如人販私鹽。擔私貨。恐人捉他。須用求得官員一兩封書。并掩頭行引。方敢過場。務偷免稅錢。今之學者正是如此。只是將聖人經書拖帶。印證己之所說而已。何嘗真實得聖人之意。却是說得新奇巧妙。可以欺惑人。只是非聖人之意。此無他。患在於不子細讀聖人之書。人若能虛心下意。自莫生意見。只將聖人書玩味誦讀。少間意思自從正文中迸出來。不待安排。不待杜撰。如此方謂之善讀書。且屈原一書。近偶閱之。從頭被人錯解了。自古至今。訛謬相傳。更無一人能破之者。而又爲說以增飾之。看來屈原本是一箇忠誠惻怛愛君底人。觀他所作

離騷數篇。盡是歸依愛慕不忍捨懷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復。不能自己。何嘗有一句是罵懷王。亦不見他有褊躁之心。後來沒出氣處。不奈何方投河殞命。而今人句句盡解做罵懷王。枉屈說了屈原。只是不會平心看他語意。所以如此。

漢儒董仲舒較穩。劉向雖博洽而淺。然皆不見聖人大道。賈誼司馬遷皆駁雜。大意是說權謀功利。說得深了。覺見不是。又說一兩句仁義。然權謀已多了。救不轉。蘇子由古史前數卷好。後亦合雜權謀了。

因論三國形勢。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爲取天下之資。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爲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爲文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著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爲挾天子。

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著。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自保耳。

問先王為曹操所敗。請救於吳。若非孫權用周瑜以敵操。亦殆矣。曰孔明之請救。知其不得不救。孫權之救備。須着救他。不如此便當迎操矣。此亦非好相識。勢使然也。及至先王得荊州。權遂遣呂蒙擒關羽。才到利害所在。便不相顧。

答魏元履曰。所論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愚意則以為先王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譎處。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扶漢以為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即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為漢復仇之志。

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為武侯之所為則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為即為。故其就之為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文集下同

答或人曰。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為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若極言之。則以孟子顏子亦未免有如此處。故橫渠先生云。孟子之於聖人。猶是麤者。

答何叔京曰。欽夫論瞻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王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

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諸葛亮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時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視魏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舍此無以為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伯豐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為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亮大綱却好。只為如此。便有斑駁處。語類下同

諸葛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為先王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

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王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先主不忍取荊州。不得已而為劉璋之圖。若取荊州。雖不為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為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荊州之為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為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並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姦謀。益不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姑為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先主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為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疎鹵。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

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羊陸相遺問。只是敵國相傾之謀。欲以氣相勝。非是好意思。如漢文修尉佗祖墓。及石勒脩祖逖母墓。事皆相近。王祥孝感。只是誠發於此。物感於彼。或以爲內感。或以爲自誠中來。皆不然。王祥自是王祥。魚自是魚。今人論理。只要包合一箇渾淪底意思。雖是直截兩物。亦須袞合說。正不必如此。世間事雖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箇道理。理一分殊之謂也。到感通處。自然首尾相應。或自此發出而感於外。或自外來而感於我。皆一理也。

謝安之待桓溫。本無策。溫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大甚。猶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箇三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王儉是已。

敗關底謝安。謝安特幸未疏脫底王儉耳。安比王儉。只是有些英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符堅之不善耳。然堅只不合擁衆來。謝安必有以料之。兼秦人國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靜待之。堅之來。在安亦只得發兵去迎敵。當來符堅若不以大衆來。只以輕兵時擾晉邊。便坐見狼狽。因問正淳曰。桓溫移晉祚。安能死節否。曰。必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卽北面事賊耳。到這裏是築底處。中間更無空地。因說韋孝寬智畧如此。當楊堅篡周時。尉遲迥等皆死。孝寬乃獻金鬪。始嘗疑之。旣不與他爲異。亦何必如此附結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辨。亦不免死。旣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又曰。謝安之與符堅。如近世陳魯公之於完顏亮。幸而捱得他死耳。伯豐問寇萊公澶淵事如何。曰。當來他却有措處。然到

此只得向前不可退後也

陶淵明古之逸民。與晉空。或言其公。公亦空。或言其公。公亦空。問符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何故一敗塗地。更不可救。曰他是掃土而來。所以一敗更救不得。又問他若欲滅晉。遣一良將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掃境而來。曰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晉。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滅燕。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親臨。及猛入燕。忽然堅至。蓋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親來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來如此。

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爲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羣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爲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爾。所

以不及漢之創業也

因論唐事。先生曰。唐待諸國降王。不合道理。竇建德所行亦合理。忽然而亡。不可曉。王世充却不殺。當初高祖起太原。入關立代王。遂卽位。世充於東都亦立越王。二人一樣。故且赦之。至殺蕭銑。則大無理。他自是梁子孫。元非叛臣。可學問唐史。臣論高祖殺蕭銑。不成議論。曰然。通老問以宮人侍高祖。在太宗不當爲。曰他在當時只要得事成。本無救世之心。何暇顧此。唐有天下三百年。唐宗室最少。屢經大盜殺之。又多不出閭。只消磨盡了。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爲異。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如何比得。太宗無周公之心。只是顧身。然當時亦不合爲官屬所迫。兼太宗亦自心不穩。溫公此處亦看不破。乃云待其先發而應之。亦只便是鄭伯克段於

鄢須是有周公之心則可。問曰：范太史云：是高祖處得不是？曰：今論太宗，且責太宗。論高祖，又自責高祖。不成只責高祖。太宗全無可責。又問：不知太宗當時要處得是，合如何？曰：爲太宗孝友從來無了，却只要來此一事上使，亦如何使得？先生又曰：高祖不數日，軍國事便付與太宗，亦只是不得已。唐世內禪者三，如肅宗分明不是，只如睿宗之於玄宗，亦只爲其誅韋氏有功了。事亦不得已耳。

因說史傳儘有不可信處。嘗記五峰說：看太宗殺建成元吉事，尙有不可憑處。如云：先一日，太宗密以其事奏高祖，高祖省表愕然。報曰：明當鞠問。汝宜早參。只將這幾句看。高祖且教來日鞠問。如何？太宗明日便擁兵入內，又曰：上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欲按其事。又云：上方泛舟海池，豈有一件事恁麼大。兄弟構禍。

如此之極。爲父者何故恁地恬然無事？此必有不足信者。只左傳是有多難信處。如趙盾一事，後人費萬千說話與出脫。其實此事甚分明。如司馬昭之弑高貴鄉公，他終不成親自下手。必有抽戈用命如賈充成濟之徒。如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看左傳載靈公欲殺趙盾，今日要殺殺不得，明日要殺殺不得，只是一箇人君要殺一臣，最易爲力。恁地殺不得，也是他大段強了。今來許多說話，自是後來三晉旣得政，撰造掩覆，反有不可得而掩者矣。物來若不能明，事至若不能辨，是吾心大段昏在。

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爲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爲歐公一輩人尋常亦

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

郭汾陽功名愈大而心愈小。意思好。易傳及諸葛。次及郭汾陽。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與之。文人之沒頭腦。乃爾。後來流夜郎。是被捉著罪過了。剗地作詩自辨。被迫脅。李白詩中說王說。羈當時人。必謂其果有智畧。不知其莽蕩。立見疎脫。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理委曲說盡。更無滲漏。雖至小底事。被他處置得亦無不盡。如後面所說二稅之弊。極佳。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寫得出。今觀奏議中多云。今日早面奉聖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云。疑或然也。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辨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灶。圍溷無不修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

是武侯密得來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漢魏以來。忽生文中子。已不多得。至唐有退之所。至尤高。大抵義理之在天地間。初無泯滅。今世無人曉此道理。他時必有曉得底人。

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真箇如此。他資才甚高。然那時更無人制服他。便做大了。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文中子不曾有說見道體處。只就外面硬生許多話。硬將古今事變來厭捺說。或笑似太公家教。

退之謂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甚有意義。

答廖子晦曰。大顛問答。初疑只是其徒偽作。後細思之。想亦有些彷彿。計其爲人。山野質朴。雖不會說。而於修行地位。做得功夫。

著實故其言語有力。感動得人。又是韓公所未嘗聞而亦切中其病。故公既聞其語而不覺遂悅之也。然亦只此便見得韓公本體功夫有欠缺處。如其不然。豈其自無主宰。只被朝廷一貶異教一言。而便如此失其常度哉。文集

退之晚來覺沒頓身已處。如招聚許多人博塞爲戲。所與交如靈師。惠師之徒。皆飲酒無賴。及至海上見大顛壁立萬仞。自是心服。其言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此是退之死歎。樂天莫年賣馬遣妾後亦落寞。其詩可見。歐公好事金石碑刻。都是沒著身已處。却不似參禪修養人。猶是貼著自家身心理會也。宋子飛言張魏公謫永州時。居僧寺。每夜與子弟賓客盤膝環坐於長連榻上。有時說得數語。有時不發一語。默坐至更盡而寢。率以爲常。李德之言東坡晚年却不衰。先生曰東坡蓋

是夾雜些佛老。添得又鬧熱也。

語類下同

問荀揚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玉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爲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爲處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功夫都空疎。更無物事撐拄襯簞。所以用處不甚可人意。緣他費工夫去作文。所以讀書者只爲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於經綸實務。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幾箇詩酒秀

才和尚度日。有些工夫。只了得去磨煉文章。所以無工夫來做這邊事。兼他說我這箇便是聖賢事業了。自不知其非。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都不成議論。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玉通揚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揚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爲人。他見識全低。語言極猷。甚好笑。荀揚二人。自不可與王韓二人同日語。問王通病痛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

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爲。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續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續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爲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爲續書。七制之說。亦起於通。有高文武宣光武明章制。蓋以比二典也。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爲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又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畧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罔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闕雉鵲巢。亦有學爲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

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提幾箇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他自要做孔夫子。便胡亂捉別人來爲聖爲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誇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托之故。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纘緝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

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以啟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爲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揚又負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濶。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韓退之只曉得箇大綱。下面工夫都空虛。要做更無下手處。其作用處全疎。如何敢望王通。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他只見聖人有箇六經。便欲別做一本六經。將聖人腔子填滿裏面。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

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閑做。他死時極後生。只得三十餘歲。他却火急要做許多事。或云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又曰申說一書。是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箇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

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有意。晉悼公幼年聰惠。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續。他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是得人接續。所做許多規模。不枉却。且如周武帝。一時也自做得好。只是後嗣便如此弱。

了。後來雖得一箇隋文帝。終是甚不濟事。

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歷等事。想他見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又如本朝太祖。直是明達。故當時創法立度。其節拍一一都是。蓋緣都曉得許多道理故也。

鄉原者。爲他做得好。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本朝范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爲世宗一死爾。如范質之徒。却最敬馮道輩。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本朝忠厚之風。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來也。

問先生前日曾論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之時。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

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問范文正公作百官圖以獻。其意如何。曰他只說如此遷轉卽是公。如此遷轉卽是私。呂許公當國。有無故躡等用人處。故范公進此圖於仁宗。因舉詩云。誨爾序爵。人主此事亦不可不知。假如有人已做侍御史。宰相驟擢作侍從。雖官品高。然侍御史却緊要。爲人主者。便須知把他擢作侍從。如何不把他作諫議大夫之類。

某嘗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箇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

第一流矣

某嘗說呂夷簡最是箇無能底人。今人却說他有相業。會處置事。不知何者爲相業。何者善處置。爲相正要。以進退人才爲先。使四夷聞之。知所聳畏。方其爲相。其才德之大者。如范文正諸公。旣不用。下而豪俊。跖弛之士。如石曼卿諸人。亦不能用。其所引援。皆是半間不界無狀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入於昏亂。及一旦不奈元昊何。遂盡挨與范文正公。若非范文正公。則西方之事。決定弄得郎當無如之何矣。今人以他爲有相業。深所未曉。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書納先生。因請問其書中所言。先生曰。渠言漢之名節。魏晉之曠蕩。隋唐之詞章。皆懲其弊爲之。不然。此只是正理不明。相袞將去。遂成風俗。後漢名節。至於末年。有貴己賤人之弊。如皇甫規。鄉人見之。却問卿在鴈門食鴈美乎。舉

此可見積此不已其勢必至於虛浮入老莊相袞到齊梁間又不復如此只是作一般艷詞君臣賡歌褻瀆之語不以為怪隋之辭章乃起於煬帝進士科至不成科目故遂袞纏至唐至本朝然後此理復明正如人有病今日一病明日變一病不成要將此病變作彼病某問已前皆袞纏成風俗本朝道學之盛豈是袞纏先生曰亦有其漸自范文正公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若如楊劉之徒作四六駢儷之文又非此比然數人者皆天資高知尊王黜霸明義去利但只是如此便了於理未見故不得中某問安其定學甚盛何故無傳曰當時所講止此只些門人受去做官死後便已嘗言劉彝善治水後來果然彝有一部詩遇水處便廣

說

一錄云劉彝治水所至興水利劉有一部詩解處處作水利說好笑熟處難忘某又問以前說後漢

之風皆以為起於嚴子陵近來說又別曰前漢末極有名節人光武却極崇儒重道尊經術後世以為法如見樊英築壇場猶待神明嚴子陵直分明是隱士渠高氣遠邁直是不屈又論其不矯激呂伯恭作祠堂記却云他中和嘗問之嚴子陵何須如此說使他有知聞之豈不發一笑因說前輩如李泰伯們議論只說貴王賤伯張大其說欲以劫人之聽却是矯激然猶有以使人奮起今日須要作中和將來只便委靡了如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胡文定父子極喜此語大抵前輩議論粗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不可不理會某問此風俗如何可變曰如何可變只且自立

論安定規模雖少疎然却廣大着實如孫明復春秋雖過當然占得氣象好如陳古靈文字尤好嘗過台州見一豐碑說孔子之道甚佳此亦是時世漸好故此等人出有魯一變氣象其後遂有二先生若當時稍加信重把二先生義理繼之則可以一變而乃爲王氏所壞問當時如此積漸將成而壞於王氏莫亦是

有氣數曰然

石守道只是粗若其名利嗜欲之類直是打疊得伶俐茲所以不動心也

安定太山徂徠廬陵諸公以來皆無今日之術數老蘇有九分來許罪

因論西夏事曰當時事不可曉看來韓范亦無素定基本只是逐旋做出且如當時覆軍敗將這下方且失利他之勢甚張忽然

自來納欵求和這全不可曉後來不久元昊遂死不知他不死數年又必有甚姦謀大未可知且如當時朝廷必欲他稱臣遂使契丹號令之契丹方自以爲功朝廷正未有所處又却二國自相侵凌不爾則當時又須費力大抵西人勇健喜鬪三五年必一次爲邊害本朝韓范張魏公諸人他只是箇秀才於這般事也不大段會只是被他忠義正當故做得恁地或問范文正公經理西事看得多是收拾人才曰然如滕子京孫元規之徒素無行節范公皆羅致之幕下後犯法又極力救解之如劉滬張亢亦然蓋此等人是有才底做事時須要他用但要會用得他又云范公嘗立一軍爲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黥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目范公爲龍猛指揮使又曰方范公起用事時軍政全無統紀從頭與他整頓一番其後却

只務經理內地。養威持重。專行淺攻之策。以爲得寸則吾之寸。得尺則吾之尺。卒以此牽制夏人。遣使請和。讀兩陳諫議遺墨曰。安石爲人。質雖清介。而器本褊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聞億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爲高。足己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爲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狠愎徇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爲受病之原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駭其竒。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爲之力拒羣言。而一聽其所爲。惟恐其一旦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訐謨既久。漸涵透徹。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爲一。以至於能掣其柄。

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爲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故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幾獨運於元豐。閑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所運者。乃安石之機。閑樂見安石之身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爲。卒之得以附於陵廟之尊。托於謨訓之重。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議。以至於魚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遺禍之本也。又曰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爲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爲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爲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羣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爲說。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爲天下之人真

莫已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爲己病。因遂肆其狠愎。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已私。以求利病之實。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救也。文集因論易傳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或以子路使門人爲臣事爲證。先生曰。如鬻拳強諫之類是也。或云王荆公亦然。曰。溫公忠厚。故稱荆公無姦邪。只不曉事。看來荆公亦有邪心夾雜。他却將周禮來賣弄。有利底事便行之。意欲富國強兵。然後行禮義。不知未富強。人才風俗已先壞了。向見何一之有一小論。稱荆公所以辦得盡行許多事。緣李文靖爲相日。四方言利害者盡皆報罷。積得許多弊事。所以激得荆公出來。一齊整頓過。荆公此意。便是慶曆范文正公諸人要做事底規模。然范文正公等行得尊重。其人才亦忠厚。荆公所用之人。一切

相反

語類下同

今日偶見韓持國廟議。都不成文字。元祐諸賢文字。大率如此。只是胡亂討得一二浮詞引證。便將來立議論抵當他人。似此樣議論。如何當得王介甫。所以當時只被介甫出。便揮動一世。更無敢當其鋒。只看王介甫廟議。是甚麼樣文字。他只是數句便說盡。更移動不得。是甚麼樣精神。這幾箇如何當得他。伊川最說得公道。云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又曰。朱公揆排禪學。劄子其所以排之者甚正。只是這般樣論。如何排得他。也是胡亂討幾句引證。便要斷倒他。可笑之甚。時呂正獻作相。好佛。院中入室。升堂者皆滿。當時號爲禪鑽。去聲。故公揆止。疏乞禁止之。因語荆公。陸子靜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語之云。法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居甫問荆公節儉恬

退素行亦好。曰他當時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間亦豈務滅裂。他當初便只苟簡。要似一苦行然。問荆公得君之故。曰神宗聰明絕人。與羣臣說話。往往領畧不去。才與介甫說。便有於吾言無所不說底意思。所以君臣相得甚。權。向見何萬一之少年時所著數論。其間有說云。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當國以來。廟論主於安靜。凡有建明。便以生事歸之。馴至後來。天下弊事極多。此說甚好。且如仁宗朝。是甚次第時節。國勢却如此。緩弱。事多不理。英宗卽位。已自有性氣要改作。但以聖躬多病。不久晏駕。所以當時謚之曰英。神宗繼之。性氣越緊。尤欲更新之。便是天下事難得恰好。却又撞著介甫出來承當。所以作壞得如此。又曰介甫變法固。有以召亂。後來又却不別去整理。一向放倒。亦無緣治安。

論王荆公遇神宗。可謂千載一時。惜乎渠學術不是。後來直壞到恁地。問荆公初起便挾術數。爲後來如此。曰渠初來只是要做事。到後面爲人所攻。便無去就。不觀荆公日錄。無以知其本末。他直是強辨。逆視一世。如文潞公更不敢出一語。問溫公所作如何。曰渠亦只見荆公不是。便倒一邊。如東坡當初議論亦要變法。後來皆改了。又問神宗元豐之政。又却不要荆公。曰神宗盡得荆公許多伎倆。更何用他。到元豐間。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備左右趨承耳。又問明道橫渠初見時。皆許以峻用。後來乃如此。莫是荆公說已行。故然。曰正如吾友適說。徐子宜上殿。極蒙褒獎。然事却不行。曰設使橫渠明道用於當時。神宗盡得其學。他日還自做否。曰不然。使二先生得君。却自君心上爲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爲根本。君心既正。他日雖欲自爲。亦不

可。又曰富韓公召來。只是要去。語人云。入見上。坐亦不定。豈能做事。某云韓公當仁廟再用時。與韓魏公在政府十餘年。皆無所建明。不復如舊時。曰此事看得極好。當記取。又問使范文正公當此。定不肯回。曰文正却不肯回。須更精密似前日。神宗嘗問明道云。王安石是聖人否。明道曰。公孫碩膚。赤烏几几。聖人氣象如此。王安石一身尙不能治。何聖人爲。先生曰。此言最說得荆公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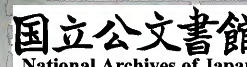
先生論荆公之學所以差者。以其見道理不透徹。因云洞視千古。無有見道理不透徹而所說所行不差者。但無力量。做得來半上落下底。則其害淺。如庸醫不識病。只胡亂下那沒緊要底藥。便不至於殺人。若荆公輩。他硬見從那一邊去。則如不識病證。而便下大黃附子底藥。便至於殺人。

蜚卿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介甫每得新文字。窮日夜閱之。喜食羊頭餛。家人供至。或值看文字。信手撮入口。不暇用筯。過食亦不覺。至於生患。且道將此心應事。安得會不錯。不讀書時。常入書院。有外孫懶學。怕他入書院。多方討新文字。得之。只顧看文字。不暇入書院矣。溫公忠直而於事不甚通曉。如爭役法。七八年間。直是爭此一事。他只說不合。令民出錢。其實不知民自便之。此是有甚大事。却

如何捨命爭。范淳夫說論語較粗。要知却有分明好處。如唐鑑文章議論最好。不知當時也是此道將明。如何便教諸公都恁地白直。某嘗看文字。見說得好處。便尋他來歷。便是出於好人之門。問劉元城不知培植君子之黨才。一小事。便一向搏擊。以致君子盡去而小人用矣。此其過否。曰過不在此。是他見識有病。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是他不知言。且如說伊川。他只見得祖宗有典故。才有不合。便道不是。渠不知輔導少主之理當如此。故伊川一向被他論列。是他見識只如此。又如蔡新州事。被他當時自謂有定策功。宣仁亦甚惡之。謂須與他痛治。恐後來皇帝被人惑。治他不得。元成亦欲因其詩以治之。當時執政侍從臺諫。有不欲治蔡者。一切逐去。蓋以詩治人自不正。因此以治彼罪。又

不是。詩胡說何足道。定策謀他又不說了。又無緣治得他。都不消問了。其本原只在開導人主心術。使人主知不賞私恩。不罰私怨之理。則蔡何足慮。元城亦不是私意。只是言不當如此。却不知以詩治人不當。又欲絕其定策姦謀。如此治之。豈不使人主益疑。後蔡死。其家果訴冤。謂蔡有定策功。諸人忌之。遂起大禍。後治元祐諸公。皆為蔡報怨也。溫公治時。必不如此。學中策問蘇程之學。二家常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為姦。程氏以蘇氏為縱橫。以某觀之。只有荆公修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書賢良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恐是說他。坡公在黃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說。恐指此而言。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持。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



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飢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絕無所嗜。惟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爲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釣餌。當時以爲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汗。似所不恤。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卽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等爲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甚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爲。又豈不爲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

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爲無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羣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好。

或問東坡若與明道同朝。能從順否。曰這也未見得。明道終是和粹。不甚嚴厲。東坡稱濂溪。只是在他前不與同時同事。因說當時諸公之爭。看當時如此。不當論相容與不相容。只看是因甚麼不同。各家所爭。是爭箇甚麼。東坡與荆公。固是爭新法。東坡與伊川。是爭箇甚麼。只看這處。曲直自顯然可見。何用別商量。只看東坡所記云。幾時得與他打破這敬字。看這說話。只要奮手捋臂。放意肆志。無所不爲。便是只看這處。是非曲直自易見。論來若說爭。只爭箇是非。若是雖斬首穴胸。亦有所不顧。若不

是雖日食萬錢。日遷九官。亦只是不是。看來別無道理。只有箇是非。若不理會得是非分明。便不成人。若見得是非。方做得人。這箇是處。便是人立脚底地盤。向前去。雖然更有裏面子細處。要知大原頭。只在這裏。且要理會這箇教明白始得。這箇是處。便卽是道。便是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萬事萬物之所以流行。只是這箇做得是。便合道理。纔不是。便不合道理。所謂學問也。只在這裏。所以大學要先格物致知。一件物事。固當十分好。若有七分好。三分不好。也要分明。這箇道理。直是要分明細入於毫髮。更無些子夾雜。又云。東坡如此做人。到少間。便都排廢了許多端人正士。却一齊引許多不律底人來。如秦黃。雖是向上。也只是不律。東坡雖然疎濶。却無毒。子由不做聲。却險少游文字。煞弱。都不及衆人。得與諸蘇並稱。是如何。子由初上

書煞有變法意。只當是時。非獨荆公要如此。諸賢都有變更意。問二蘇之學。得於佛老。於這邊道理。元無見處。所以其說多走作。曰。看來只是不會子細讀書。他見佛家之說。直截簡易。驚動人耳目。所以都被引去。聖賢之書。非細心研究。不足以見之。某數日來。因閒思聖人。所以說箇格物字。工夫盡在這裏。今人都是無這工夫。所以見識皆低。然格物亦多般。有只格得一兩分而休者。有格得三四分而休者。有格得四五分五六分者。格到五六分者。已爲難得。今人元不會格物。所以見識極卑。都被他引將去。二蘇所以主張箇一與中者。只是要恁含糊。不分別。所以橫說豎說。善作惡作。都不會道理也。然當時人。又未有能如他之說者。所以都被他說動了。故某嘗說。今人容易爲異說引去者。只是見識低。只要鶻突包藏。不敢說破。纔說破。便露脚手。所

以都將一與中蓋了。則無面目。無方所。人不得而非之。

兩蘇既自無致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鶻突無是處。人豈可以一已所見。只管鑽去。謂此是我自得。不是聽得人底。

或問張安道爲人何如。曰不好。如攻范黨時。他大節自虧了。後來

爲溫公攻擊。章凡六七上。神宗不聽。遂除溫公過翰林學士而

張居職如故。嘗見東坡爲溫公神道碑。叙溫公自翰林學士爲

御史中丞。自御史中丞再爲翰林學士。心嘗疑之。此一節必有

所以。後觀溫公集。乃知溫公以攻安道之故。再自御史過翰林

而東坡兄弟懷其平日待遇之厚。不問是非。極力尊之。故東坡

刪去此一節。不言其事。遂令讀者有疑。安道不好。又劉公

亦數章攻之。而不見其首三章。集中止有第四章。大槩言臣

攻方平之短。已具於前數奏中。記得是最言其不孝之罪。可惜

湖州人忘

不見。蓋東坡尊方平。而天下後世之人。以東坡兄弟之故。遂爲

東坡諱。而隱其事。併毀其疏。以滅蹤。某嘗問劉公之孫某求之。

而其家亦已無本矣。方平嘗托某人買妾。其人爲出數百千買

妾。方平受之。而不償其直。其所爲皆此類也。安道是箇秦不收

魏。不管底人。他又爲正人所惡。那邊又爲王介甫所惡。蓋介甫

是箇修飭廉隅孝謹之人。而安道之徒。平日苟簡放恣慣了。纔

見禮法之士。必深惡。如老蘇作辨姦以譏介甫。東坡惡伊川。皆

此類耳。論來介甫初間極好。他本是正人。凡天下之弊如此。銳

意欲更新之。可惜後來立脚不正。壞了。若論他甚樣資質孝行。

這幾箇如何及得他。他們平日自恣慣了。只見修飭廉隅。不與

已合者。卽深詆之。有何高見。

因說老蘇曰。不能言而躑蹊者有之。未有言躑蹊而其中不躑蹊

者
問東坡與韓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妙處，只是說佛。其他處又皆粗。又問歐公如何。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
黃魯直書浯溪碑，是他最好底議論。而沙隨却說他不是。蓋云：肅宗收復兩京，再造王室，其功甚大，不可短他。這事不如此。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即位，分明是篡。功過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揜可也。沙隨之論，大槩要考細碎制度，不要人說義理，與致堂說皆相反。如云：韓趙魏為諸侯，不為不是。蓋為周室微弱，不可不立他，待自家強盛，方可去治他。又云：晉之所以為三卿分者，是其初不合併得地太大，所以致得恁地。

若如此，則周室為諸侯所陵，亦謂之武王，不合有此天下可乎。漢匡衡當恭顯用事，不敢有言。至恭顯死後，方論他，遂為王尊所劾。沙隨以為人主之意不可回，宰相不可以諫他，反遭禍害。又唐劉蕡云：天子不可漏言，他却誦言於庭，使宦官之勢愈張。沙隨却云：劉蕡以布衣應直言極諫科，合如此說。縱殺身，猶可以得名。豈有宰相與天子一體而不諫諍人主，布衣却可出來說。致堂說二疏是見元帝不足，傅相故持知止之義以求退。看來是如此。若蕭望之則不容於不死，是不若二疏之先見。沙隨乃云不然。且引鄭忽之事為證。又不著題，皆不成議論。
先生看東都事畧，文蔚問曰：此文字如何。曰：只是說得箇影子。適間偶看陳無已傳，他好處都不載。問曰：他好處是甚事。曰：他最好是不見章子厚，不著趙挺之、綿襖、傅欽之，聞其貧甚，懷銀子。

見他欲以賙之。坐間聽他議論。遂不敢出銀子。如此等事。他都不載。如黃魯直傳。魯直亦自有好處。亦不曾載得。文蔚問魯直好在甚處。曰他亦孝友。因論賈生治安策中深計者謂之妖言。曰宣政間。凡危亡亂字皆不得用。安得無後來之禍。又曰世間有一種却是妖言。如葉夢得宇文虛中二人所為極是亂道。平日持論却甚正。每進言必勸人主以正心修身為先。其言之辨裁。雖前輩有說不及處。正如鬼出來念大悲咒相似。正所謂妖言也。又曰此等人多是有才。會說底。若使有好人在上收拾將去。豈不做好人。只緣時節不好。義理之心不足以勝其利欲之心。遂由徑捷出。無所不至。若逢治世。他擇利而行。知為君子之為美。亦必知所趨向。治世之才。亦那得箇箇是好人。但是好人多。自是相夾持在裏面。不

敢為非耳。又問邢和叔章子厚之才。使其遇治世能為好人否。曰好人多。須不至如此狼狽。然邢亦難識。雖以富韓馬呂邵程亦看他不破。曰康節亦識得他。曰亦只是就他皮膚上畧點他耳。又曰他家自有一本言行錄。記他平日做作好處。頃於滄峽見其家有子弟在彼作稅官。以一本見遺。看來當初亦有得力處。蓋元豐末。邢恕嘗說蔡持正變熙豐法。召馬呂。故言行錄多記此等事。嘗見徐端立侍郎說邢和叔之於元祐。猶陳勝吳廣之於漢。以其首事而先起也。

問中興諸相。曰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曉事。扶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裏。忘了那裏。趙忠簡却曉事。有才。好賢。樂善。處置得好。而大義不甚分明。李丞相大義分明。極有才。做事有終始本末。昭然可曉。只是中間粗。不甚謹密。此是他病。然

他綱領大規模宏濶。照管得始終本末。才極大。諸公皆不及。只可惜太粗耳。朱丞相秀水閑居錄。自誇其功太過。以復辟之事。皆由他做。不公。道又問呂頤浩曰。這人粗。胡亂一時。間得他用。不足道。

岳飛恃才不自晦。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闕。然當緊要處。又不然。單騎見虜云云。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便只依違。然便不做亦不免。其用心如此。直是忠勇也。

高宗初。張魏公奏事論恢復。中外皆言上神武不可及。後來講和了便休。壽皇初年要恢復。只要年歲做成。問壽皇時人才已不及高宗時。曰高宗也無人。當時有許多有名底人。而今看也只如此。問岳侯若做事。何如。張韓曰。張韓所不及。却是他識道理了。又問岳侯以上者。當時有誰。曰次第無人。

南軒從善之亟。先生常與閑坐立。所見什物之類。放得不是所在。并不齊整處。先生謾言之。雖夜後亦即時令人移正之。

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畧。南軒疎畧從高處去。伯恭疎畧從卑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爲。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爲兩塗。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曾見與某說。他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漸說出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叔度與伯恭爲同年進士。年又長。自視其學非伯恭比。卽俯首執子弟禮而師事之。畧無難色。亦今世之所無耳。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四終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四終

朱子文語纂編跋

清江

朱子之學大如海無所不有也。今夫海當風猛濤怒則雲霧咫尺鯨鯢吼雪山崩何其壯也。至於風歇波恬則千里一瞬舩帆走島嶼浮何其豁也。曉暎則波面漾金夜月則星宿涵珠何其麗且妍也。然其為海則同矣。朱子之學亦猶是

也。畢生撰著。不啻等身。經注成書之外。文集語類亦累百卷。可謂極盛且大。無所不有矣。故後之為其學者。往往采纂成編。而率皆隨其人之所躪。每編各異。不猶觀海者之殊其賞。而概謂之海也乎。今讀嚴鴻達斯編。亦就文集語類選之。體例一依近思錄。分類井然可見也。

聞鴻達受學於呂氏晚村。而晚村篤信朱子。平生規之乎早晚之論。則弟子所纂。意有師授也。抑夫朱子之說。其出於中年。而確不可易者。固不尠。雖出於晚年。而猶未定者。亦未可遽以中年而屏之。是又其所以為大如海。若能取舍而決擇之。要在觀海者之鉅眼爾。如

斯編。則雖違呂氏之所違。而語混中晚。不墜偏執。幾乎有眼識者歟。抑師傳爾歟。屬者濱松侯擬翻雕。徵言於坦。乃且經緯持論。繫諸尾如是。不意其出於弘化乙巳夏五中澣。未十年。上。一齋陳人佐藤坦跋。關研書。

跋

右朱子文語纂編十四卷。清呂笛良門人嚴鴻達所輯。原本為大坂屋崎孝德藏本。考四庫全書。題書目。而不著選人名氏。蓋以呂氏書係國禁。採訪時削其名而上之也。其傳於我者。僅有此一部。孝真惜其傳播之不廣也。獻諸祭酒林君。請官為鈔之。會刻書。今下。我公謀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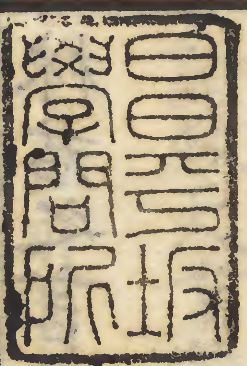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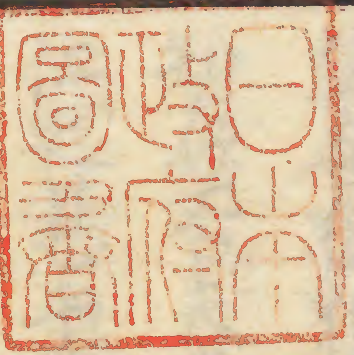
朱子文語纂編

急梓者於祭酒。祭酒以此書德通。因命付工。昔者坂府有一老生。得王錫侯字貫。喜曰。清人所禁。吾獨獲之。天錫吾也。以為帳秘。生既死。書不知存否。夫書者天下之公用也。而私之不亦不仁之甚乎。若夫誦其書而得其心。施諸事而達諸政。天下當多一人。不當少一人。公之亟命翻槧。蓋亦有取於孝德焉。至斯編簡擇之精。則

林君之言盡矣。臣特舉事由以附于後。

臣鹽谷世弘敬跋





南西三羊丙辰冬十月
山縣城王水野所藏

邨嘉平刻

